

重回母校

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

从母校寨豁乡中学探访归来已经数月，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写点什么，至今未能提笔成文。今天，我终于静下心来，作一拙文，以了却这桩心愿。

寨豁乡中学是一所县立中学，我在这里读过4年初中，又在此从教30余年。退休后，我曾经学习、工作过的地方让我魂牵梦绕。又听说近年来学校面貌焕然一新，教学质量逐年提升，出了一名全国模范教师刘涛，学校还于2021年首次荣获博爱县“优秀学校奖”，因此很想去看看它的容颜，拜访一下领导和老师们。因疫情，我几次欲往却未能成行。

终于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，我乘3路公交车来到学校门口。学校大门高耸紧闭，中间挂着校牌等名称，两旁是对称式的红瓦顶覆盖的院墙，给人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和安全感。

门卫见我我是学校的退休老师，赶紧让我进了校门。师生们正在上课，校园里空无一人，很安静，只有几只小鸟在树上唧唧低语。房前的花坛和黄杨间蜂蝶戏舞，仿佛在欢迎我这位白发老者。我茫然地从甬路向南院走去，又折回向北，整个校园的楼房大都是新建的，只有一座老教学楼和一株古柏傲然挺立。下课了，老师们面带笑容走出教室，看到我，纷纷上前和我握手寒暄。这时，校长张拥军路过，对我表示欢迎。

据了解，寨豁乡中学属于全乡唯一的寄宿制初级中学，包含六、七、八、九年级各一个班，单轨制，合计62名学生。各类功能室齐全，教学设施齐备，硬件设施良好，基本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、课外活动需求。

张校长告诉我，随着社会进步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，山区百姓对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，大多数孩子都下山求学了。他们唯一能做的是，教好留守的孩子们，向家长和社会负责。他说，学生人数少了，班级可不少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老师们的担子非但没轻，而且重了。他们一人要担几门课或包班。困难面前，学校围绕“进步就是最大的成绩”的办学宗旨，依据山区实际，团结带领全体教职员，脚踏实地、埋头苦干、开拓创新、争先创优，各项工作稳步推进，均取得了显著成效，赢得社会各界好评。近年来，学校4人荣获博爱县人民政府授予的优秀教师称号，学校集体撰写的《坚守平凡亦是不凡》师德案例荣获焦作市一等奖，学校被评为县“高效课堂示范校”“规范化管理示范校”，学校多次被评为县“中职招生先进单位”，学校多人获县优质课一等奖、观摩课奖。因中招成绩优秀，2021年9月，学校首次荣获博爱县“优秀学校奖”。

母校已有55年的历史，学校面貌日新月异，唯一不变的是山区师生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，让我为之骄傲和欣慰。



荷塘月色 李和平 摄

邂逅周月云

本报老年记者 侯思亮

在没有见到周月云老人之前，我就对她极有印象。一是她笔耕不辍，每天在群里发一些健康向上的诗词歌赋。二是她有一颗拳拳爱心，经常听说她做一些公益事业。

久闻其名，不见其人。

前不久的一天下午，有幸参加一个诗词讲座，其中一位坐在前排认真听讲、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的耄耋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身边的诗友告诉我，她叫周月云，今年87岁，非常喜欢写诗。诗友的话让我眼前一亮，没想到，我与周月云老人竟在这里邂逅。

那天，通过与周月云老人的一番闲聊，我不仅对她硬朗的身体表示赞叹，更对她宽广的胸怀、良好的心态佩服不已。

据周月云老人讲，她年轻的时候原本有一个好的前景。上世纪50年代后期，风华正茂的她在新乡市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丈夫在某煤矿从事井下生产。虽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，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感情。小夫妻你恩我爱，日子过得非常惬意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前程似锦的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毅然辞去工作，回到家乡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劳动中。她认为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只要务实肯干，到哪里都能闯出一番新天地。然而，重新拿起犁耩锄耙，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，大祸就降临到她的头上——丈夫在煤矿的突发事故中被无情地夺去生命。她说，在得知这个噩耗时，她眼前一黑，瘫倒在地。那一刻，她的天塌了。事后，当从悲痛中走出来时，清醒地意识到，悲伤无济于事，生活还要继续。从此，她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打起精神，直面现实，勇敢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面对生活的磨难，周月云没有怨天尤人，她把经历的苦难当作人生的底色，以健康的心态笑对生活，用汗水浇灌幸福，用微笑迎接生活。从那时起，她不仅珍惜每一份工作，用微薄的收入精打细算，节衣缩食地维持家庭正常开支，教育子女好好学习、自强自立，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以多做公益事业来回馈社会对他们孤儿寡母的关心和照顾。通过实践，她逐渐懂得文化知识对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性，于是，仅仅进过半年学堂的她，开始与书本较劲，逐字逐句地向书本要知识、要快乐、要动力，力所能及地参加各类写作班的培训，不耻下问地向他人求教，刻苦钻研写作技巧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经过多年努力，她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现在，她不但每天在群里以诗言志、以诗抒怀，还不时在《焦作晚报》上发表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。其热爱生活、崇尚学习的精神时常被群友们津津乐道，纷纷为她点赞鼓励。

告别周月云老人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在被她高尚的情操、乐观的心态、良好的状态、闪光的情怀感动之余，突然想起唐朝诗人刘禹锡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诗里的一句话：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细细琢磨个中滋味，还真有点周月云老人当下的人生写照。

箱底那双红绣鞋

本报老年记者 杨凤莲

我是1976年结的婚，母亲提前半年就将生产队分配的棉花，披着月色纺成线，熬红眼睛织成三条格子床单，就再也没什么东西给我做嫁妆了。

结婚是人生大事，母亲对这点单薄的嫁妆很是过意不去，就背着我，想方设法要做一双寓意吉祥如意红绣鞋。

找到鞋面布，母亲进东家出西家，配好了各色绣线，裁好方口鞋样，又纳鞋底，还将一层层鞋底细心地沿上红边，就开始在鞋面上绣花了。母亲背着我辛苦着、劳累着，一直赶制那双红绣鞋。

结婚的前两天，母亲趁村里的拖拉机赶来单位看我。本就晕车的母亲，被拖拉机突突得灰头土脸，唯有紧紧抱在怀里的红包袱是洁净的。我将母亲接到宿舍，脸色发黄的母亲躺在床上，别说吃东西了，连喝口水都吐出来。

在我的责备声中，母亲解开了那个搂了一路的红包袱，里边有母亲一梭一线织成的被单，有母亲买的洗脸盆、毛巾、梳子、镜子和雪花膏，最下边用报纸包裹的竟然是一双漂亮的红绣鞋。只见鞋头上绣着金黄和粉红两朵并蒂牡丹花，三片绿莹莹的叶子穿插于黄粉花中，鞋帮两边也绣上了扯拉不断的福寿碎枝花，就连鞋帮后根上也绣了一片小巧的绿色荷叶。

抚摸着那和布纹平行、发着丝织亮光的美丽牡丹花，母亲坐在灯下、针儿悠悠行、线儿密密织、花儿徐徐开、叶儿轻轻展的画面，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……

母亲啊，虽然没有能力为女儿购置丰厚的嫁妆，但用力织出了耐用的床单、用心做出了艺术品般的红绣鞋，将对女儿所有的爱都融进了一针一线的精细功夫中。

“妈，感谢您对女儿的爱，我这就披上新单子、穿上红绣鞋给你扭一圈！”

我收回对母爱无疆的思索，迎着母亲期待的眼光，穿上漂亮的红绣鞋，披上大花格子的新单子，一个转身一溜青衣碎步，嘴里喊着鼓点，绕着屋子走了两圈，最后来到母亲面前，双手抱拳，喊出了“谢谢妈”——那句《红灯记》里的经典台词。

我的夸张表演终于缓解了母亲晕车的神经，母亲笑盈盈地打了我一巴掌，只吃了几块饼干、喝了几口热水，就又趁返回的拖拉机回家了。

母亲精心做的红绣鞋，在那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，我几经思考也没敢穿出来，成了几十年来时时独赏、压箱底的最珍贵的物品。

人生哪能多如意
万事只求半称心

侯思亮

书法 本报老年记者 石泰山 作